《聚言集》诗歌典型主题探索

A Thematic Study of the Poetry in *Brushstrokes*

肖淳端（**Xiao Chunduan**）

内容摘要：《聚言集》是一份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英国华人双语文学杂志，从1995年创刊至2004年停刊，共形成28期近千页90余万字的档案。《聚言集》主题广泛、体裁多样、作者群多元。本文聚焦《聚言集》刊发的150余首中英文诗歌，探讨其典型主题、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聚言集》诗歌以移民困厄、种族歧视、中国认同为典型主题，诗歌作者以草根华人诗人为主。作者身份、创作语言和流散境遇赋予《聚言集》诗歌独特的文学风格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其创作主题又与华人在英国的流散处境、与中英两国的历史现实息息相关。这些作品为我们管窥英国华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珍贵史料，而不管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还是海外华人研究领域，英国华人史料一直十分匮乏。因此，《聚言集》诗歌对英国华人文学学科建构乃至海外华人研究都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值得学界广泛关注和充分研究。

关键词：《聚言集》；英国华人文学刊物；诗歌主题；文史价值

作者简介：肖淳端，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华人文学和海外华人诗学。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前殖民地缘英国华人作家作品研究”【项目批号：20BWW068】、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英国华人文学刊物《聚言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GD19CWW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号：19JNQM03】、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项目批号：2019WTSCX003】阶段性成果。

Title: A Thematic Study of the Poetry in *Brushstrokes*

Abstract: *Brushstrokes* is a British Chinese bilingual literary magazine started up in the mid-1990s. Launching from 1995 to 2004, it has published 28 issues with nearly 1,000 pages and more than 900,000 words in content. *Brushstrokes* has a wide range of themes, genres and authorship. This article deliberates on more than 150 Chinese and English poems published in *Brushstrokes*, inquiring their major themes, literary valu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finds that these poems shared themes of diaspora adversity,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Chines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oets are mainly grassroots Chinese diasporas; the poets' identity background, writing language and diaspora situation endow their poetry with a unique style to represent history, and such realistic-poetic writings are closely interlinked with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s of

China and Britai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history. These poems provide us with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understand the real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British Chinese. Due to the scant output of research on the British Chinese in the field of either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Brushstrokes* poetry deserves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full research with its unique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bo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words: *Brushstrokes*; British Chinese literary magazine; themes of poetry; value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uthor: Xiao Chunduan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ields of Britis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poetics (Email: txchd@jnu.edu.cn).

《聚言集》（*Brushstrokes*）是一份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英国华人双语文学杂志[1]。从1995年创刊至2004年停刊，《聚言集》一年三期，历时10年，形成了28期近千页的档案，共约90余万字，其中约三分之二内容是英文，三分之一是中文。《聚言集》刊载的主题广泛，涵盖了身份问题、种族问题、移民代际问题、中国（文化）认同等。同时，《聚言集》的体裁也十分多样，有小说、散文、诗歌、书评等。其作者群也多元，除了第一代移民，还有第二、第三代土生华人，且多数是不知名的“草根”作家，这比现有英国华人文学研究关注的作家群要广泛得多。

早在18世纪末，随着大英帝国在东亚海上贸易的发展，华人就以东印度公司海员的身份随船到英国上岸留居，由此开启了英国华人的早期移民史。但是，英国华人文学刊物的历史却滞后得多。抗日战争时期，以爱国救国为主旨的华人报刊如《据日旬刊》《中华周报》《再生》《民主阵线》等开始在英国出现。[2]随后至今英国华人刊物一直十分鲜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留英华人学生的增加，出现了一些学联主办的中文刊物。据笔者搜寻统计，有曼城学联的《新竹》、牛津学联的《牛津学子》、全英学联的会刊《留英春秋》、剑桥学联的《剑河畔》《剑河风》等。这些刊物大都属于内部刊物，没有ISSN号，且经常随着主创人员的毕业离开而停刊，多数只有寥寥几期。[3]以中文和英文双语创作的英国华人纯文学刊物更加罕见，而其作者群既有知识精英又有其他各阶层华人，既有第一代华人移民又有土生华人，这样的文学刊物寥

1　首刊时该杂志中文名为《华笔》，后因编辑部主持的英国华人写作组定期举办“聚言坊”写作会而更名为《聚言集》。

2　参见 Gregor Benton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40-243.

3　目前只有《剑河风》在办。

若星辰。《聚言集》作品以真情实感的华人心声见长，为我们管窥英国华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珍贵史料。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英国华侨华人史料十分匮乏，甚至可以说是“长期空缺”（陈鸿超 杨祥银 28），更别提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领域。因此，《聚言集》对英国华人文学乃至海外华人研究都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有关《聚言集》的研究屈指可数，更未有人对《聚言集》诗歌进行整理和专题研究。本文拟聚焦《聚言集》诗歌，探索其典型主题、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28期杂志中，《聚言集》共刊载了54首英文诗歌、104首中文诗歌，其中中文古（近）体诗25首。这150余首诗歌涉及多个主题，有移民困厄、种族歧视、中国认同、女性抗争、情感经验等。下面就其最为典型的三个主题分别展开讨论。

一、移民困厄

《聚言集》很多诗歌描写了第一代华人移民颠沛流离、艰难生存的生活。除了从中国大陆，不少华人是从东南亚等英国（前）殖民地迁入英国。有些人不止经历过单次流散，甚至多次多地流散。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割据、战乱和饥荒的历史也使英国华人的流散行途愈发坎坷。这些历史在《聚言集》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中，“难民”一诗写道：“美好家园早摧残，饥寒交迫宿荒郊，南奔北走归何处？那处为家不是家”（曾耀星 4）。这一首何处是家的悲叹曲再现了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迫于饥荒、战争不得不越洋谋生的苦难史。

另一首题为“老华侨”的诗中，诗人亚兴智开篇写道：“肩荷扁担，两头竹篮，一边旧米袋，一边破纸箱”，刻画了一位在国外靠收破烂为生、孤苦无依的老华侨形象。“住不起陋屋，夜夜露宿街头”是他常年的缩影，而如今“年老多病，三餐难维持，身穿破衣服，疑是要饭人”的凄凉晚景更是让人唏嘘，他不免问自己“为何不回去”，只因“家乡遥远，七十年的岁月，剩下老病一身”（30）。显然，背井离乡却没能衣锦还乡成为移民不敢回乡的心魔，尽管一心想叶落归根，家却想回而不敢回，只能继续在异国他乡“肩挑一副重担，一篮病痛，一篮乡愁”（30）中了此残生。

这两首诗的作者显然没受太多教育，他们既是华人移民，也是民间诗人，其创作语言朴实，字里行间皆流露真情实感，使其诗歌彰显了民风、民歌特质。如果说这两首诗是早期华人移民流离失所的再现，那么下面这首诗则是英国当代华人移民凄苦现状的写照。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人移民在英国从事的工种以餐馆饮食为主。据英国下议院内政遴选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有关英国华人的报告，约有90%的华人从事饮食或相关的行业。而英国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53.8%的华人男性与36.8%的华人女性工作

都与饮食业相关。[1]《聚言集》中文诗“PALACE”正是书写这一境况的一首诗，不过，其展现的餐馆华工不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劳工，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PALACE”是英国乃至世界各地常见的餐馆名，在这组以此为题的现代诗中，诗人玉峤描写了一个移居英国的当代华人知识分子的流散心境。“在PALACE，一个英国的中国餐馆，我用拖把写诗”（38），诗歌开篇，一个迫于生计却曾满怀理想的华人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而“PALACE”的意义繁复多重：

PALACE，不仅仅是一个中餐馆的名字
她还是一种记忆
一种情绪
一份无望的憧憬
一声无奈的叹息

它是一种挣扎
一种沉溺
一个永远没有结果的梦
一场永远没有主题的戏（38）

这里，诗人用连续的排比表现自己移居英国后接连遭受到的现实打击，以及他在希望落空之后的狼狈之相。移民境遇与理想预期落差巨大，使诗人失望至极。“没有结果的梦”、“没有主题的戏”揭示了华人知识分子在英国实现阶层越界的艰难，而“永远”二字更是道尽诗人对黯淡前程的无奈与感伤。面对残酷的现实，诗人借助想象，将象征着窘迫生活的“拖把”化身为笔，使一地鸡毛化为凄迷的梦境：

洗洁精的泡沫
是诗的韵脚
印出又被抹掉的脚印
隐含着主题

粗粗长长的句子
逶迤着绵绵的思绪
凌凌乱乱的痕迹
营造着那纯纯东方的意境（38）

1　参见 潘翎：《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中国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第307页。

“洗洁精的泡沫”、“拖把”、地上的“脚印”与“诗”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对比昭示着现实与理想的剧烈反差，诗人的落魄之态也在“粗粗长长”、“凌凌乱乱”的拖迹中尽显无疑。尽管诗人不忘心中的理想，但这一理想的“主题”隐隐绰绰，不清不楚，更是无从触及。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不禁“思绪”绵长，“纯纯东方的意境”无不象征着诗人对祖国、对他移居前生活的眷恋。诗人接着写道：

几只未被杀虫剂杀死的爬虫
总是在严肃地阅读
当然，读者中还有我
在黯红的异乡的地板上
阅读自己（38）

在这种只为糊口而没有多少价值感的苦力劳作中，诗人曾经的豪情壮志早已消失殆尽，诗人曾经的理想追求一再遭受暴击，只剩下几只“爬虫”和“我”在“异乡的地板”上“阅读自己”。把“我”和爬虫做类比，一方面体现了自我身份的卑微，暗示华人移民就彷如低贱的爬虫一样，没人喜欢甚至任人践踏喷杀。同时，也表达了华人移民的孤独，因为除了“我”和爬虫，没有人会来陪伴自己，更别提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而“阅读自己”，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移民身份、移民前景的审视和叩问。难道这样的身份和生活，就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吗？这也寓示着诗人对自己的身份和追求的迷惘和痛苦。

中国古代有诗歌“感于事”“动于情”之说，《聚言集》这些诗歌恰也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诗歌抒发的真情实感，来源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这些穷困潦倒的移民诗人，或受过教育，或知识平平，但他们的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代华人在英国花果飘零的困厄。

二、种族歧视

《聚言集》诗歌另一典型主题是种族歧视，这些诗歌大多是用英文写就，尤其是出自在英国出生、长大的土生华人笔下。在一首题名为“脸”（“Faces”）的英文短诗中，诗人彭家明（Ka-Ming Pang）写道：

看我的世界
透过眯缝眼
把我禁锢在后面
如此狭窄的限阈
睁开你的眼睛

我想你是瞎了（28）[1]

全诗只有六行，却用“我”和“你”营造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我”需要透过“眯缝眼”来看世界，很显然，“我”是一名东方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而“你”则是与我泾渭分明的西方人。“眯缝眼”是西方对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的刻板印象，其中不乏西方对中国人的狭长眼的嘲笑和戏弄。诗歌虽然以“脸”做题，却只谈及眼睛一处，可见“眯缝眼”代表着西方人眼中东方人的全部脸部特征，这实则是诗人对西方人以偏概全刻板看待华人的巧妙戏仿，更是对这一刻板印象的强烈讽刺。“把我禁锢在后面/如此狭窄的限阈”表面看是“我”对自己身体特征、思维模式及人生困境的一种体认——眼睛小、见识窄，实则是通过重复西方人对东方人眯缝眼的偏见，揭示英国土生华人在英国饱受歧视的历史，更影射了种族歧视对华人造成的伤害。正是因为西方人的种族歧视，华人才会处处如此受限。随后两行从“我”的视角突然转向“你”，看似突兀，却异常有力，“睁开你的眼睛/我想你是瞎了”体现了诗人不甘被歧视，而以其道还治其身，用睁眼瞎子的意象来回击西方人。这既代表了诗人对西方人以眯缝眼作东方人刻板印象的强烈反抗，也体现了英国华人对此郁积多年的愤怒不满。

诗人在另一首诗“诅咒与祝福”（“Curses and Blessings”）中，将对英国人种族歧视的厌恶和反击表现得更加明显却又隐秘。这首诗如下：

愿你全家富贵
“冚家富贵”
直译如此
它们意思一样
安全于你的忽视
当你被诅咒却以为被祝福（28）[2]

这首诗是对粤语“冚家富贵”的文字游戏，熟悉粤语的读者读来忍俊不禁。“冚家富贵”虽然字面上意思是祝你全家富贵，但是在日常使用中，更多是用来咒骂对方，诅咒对方全家死光。这是因为古人用棺材谐音升官发财寓意富贵，“冚家富贵”也即是诅咒对方全家进棺材的意思。然而这么毒辣的诅咒，在“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忽视”中却是“安全”的，不仅不

1　原诗是：See my world/ through slits for eyes/ imprisoning me behind/ such narrow confines/ open your eyes/ I think you're going blind。本文所有英文诗的中文译文皆为笔者所译，下不赘述。

2　原诗是：fortune for your entire family/ “hum gar foo gwai”/ literal translation would say/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safe in your ignorance/ feel blessed when you're cursed.

易被察觉，甚至通过字面翻译还会被误以为是一种祝福。于是，因咒骂不通粤语的西方人而窃窃自喜的华人形象呼之欲出。但是这一出闹剧背后却折射出西方主流对华人长期的忽视和歧视，以少数族裔语言来做小伎俩，以便发泄华人心中的厌恶和不满，实际上指向的还是华人的边缘化和弱小无助。

在另一首诗“小小中国妞”（“Little chinky girl”）中，彭家明同样表现了华人反击种族歧视的主题。这首叙事诗共48行，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描写了一个中国女孩在遭受白人欺辱后的复仇故事。诗歌开篇，就写道：“小小中国妞/找来一把枪”。“中国妞”是白人嘲弄中国女性的一个不礼貌的称呼，与“中国佬”一样，饱含歧视之意。诗歌接着写道：

她为这宝贝上膛
只为一些耍玩。
她思绪四下乱串，
当她开车上档：
他们在她脑子萦绕，
她必须把他们干掉。（18）[1]

“他们”是谁？跟随诗人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他们是吉米（Jimmy）、卡特（Carter）、克里斯（Chris）、珍妮（Jenny）等一干白人。首先出场的是吉米：

吉米见她走来
以为游戏一场。
他摆出李小龙姿态；
她却认为太菜。
她眯着中国眼，
柔声语不吼叫。
“但凡你有点头脑。
我也不会开枪。”
她拉动扳机二遍；
子弹射进他脑瓜里面。
“噢我不必费心思索，
他肯定死人一个。”（18）[2]

1 原诗是：She loaded up that baby/ To have a bit of fun./ Her thoughts, they came a’ tumbling/ As she commenced to drive:/ They’d been screwing with her mind,/ She’s gonna fix their lives.

2 原诗是：Jimmy saw her coming/ And thought it was a game./ He pulled a Bruce Lee stance;/ She thought it very lame./ She screwed her Chinese eyes,/ Spoke soft and did not shout./ “Now if you’d had more brains./ I wouldn’t blast them out.”/ She pulled the trigger twice;/ They hit him in the head./ “Well there I shouldn't wonder,/ I think he's rather dead.”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自我选择完成人生的伦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9），每个人的行为、思想、情感、道德等，都是个人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那么，“中国妞”选择杀人这一伦理犯罪的原因是什么？诗歌逐个交代：杀卡特是“因为叫我贱人”；克里斯是因为“为人不善”，以“炒虱子”（18）来戏弄华人[1]；珍妮是因为羞辱她是“黄脸怪”，而被杀者无一例外都是白人，他们除了名字是典型白人，还具有典型的白人特征，如“珍妮金色的长发”（18）等。用如此赤裸裸的暴力来击毙白人宿敌，这首诗彻底表达了华人对白人种族歧视的仇恨，更将华人内心深处的无助写得入木三分。萨特提炼法农的思想时曾一针见血指出，“被殖民者无能为力时，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就只有杀人这一蠢念头”（Sartre 18）。长期遭受白人歧视的华人的情形与此是极其相似的，也正是这首诗所揭露的。从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华人义愤填膺、报仇雪耻的故事，其背后更耐人寻味的是华人在异族手中所蒙受的羞辱和遭受的虐待。

报复主题在华人文学中其实并不鲜见，早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天使岛诗歌，就有类似的诗篇，如“韩信受袴为大将，勾践忍辱终报仇。〔……〕自古英雄多如是，否极泰来待复仇”（qtd. in Lai et al. 125）等。然而与天使岛诗歌不同的是，《聚言集》诗人用英文而非中文，把臆想于将来的复仇梦直接用已经完成的过去式来实现。在《聚言集》诗人笔下，种族仇恨得到更大程度的宣泄。按理说，天使岛华人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是严酷的，而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会熟练使用英文的“中国妞”所面临的种族形势要宽松得多。但从这首诗所展现的来看，事实似乎不尽其然。《聚言集》许多作品，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短篇故事，都描写了土生华人在英国成长过程中遭受到的歧视和侮辱，如果将它们与这首诗对读，就不难理解诗作主人公为何如此气愤甚至不惜行凶。有趣的是，诗歌继续写道：

瘫倒的尸体堆积如山；
看起来她不会就此罢手：
神志清醒她越杀越多
直到有人叫来了警车。
新闻记者全部到齐；
她枪扔一旁让他们看清。
她说，只有这个代价，

1 “fried lice”发音与华人餐馆的常见菜式炒饭（fried rice）接近，白人用此来嘲笑华人以炒虱子为主食。

电视黄金时段才有黄种人脸蛋。（18）[1]

诗人这里强调的是，行凶人并非丧心病狂，而是理智冷静。“伦理选择在本质上是做人还是做兽的伦理身份的选择〔……〕如果兽性因子得不到约束，人就会在兽性因子引导下选择做兽〔……〕人就会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7）。此时，行凶者“清醒”地选择杀人，说明她宁可做兽，也不做人，这越发凸显她曾经遭受的血海深仇。然而就当她要接受记者采访准备将隐情公诸于世时：

“我是被逼无奈；
让我把事实说个明白。”
她却没能解释多少：
该死的警察在身后把她击倒。（18）[2]

尽管“她”已经弃械投降，“她”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却突遭警察击毙。这极大地讽刺了华人在西方主流社会没有任何话语权，揭示了边缘与中心之间没有任何有效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控诉了少数族裔被主流社会消音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对哑言族裔来说，现实当中其实很难有真正报仇雪恨的时刻。华人只能借助文学想象，在想象的世界里诗性重构正义。这样的文字，在主流媒介中，是很难得以出现的。华裔美国诗人李立扬曾说他的作品犯了主流社会的禁忌，因为“他们期待我们克服书写种族歧视的欲望”（qtd. in Wang 125）。他说出了种族歧视题材在西方社会出版的困难。由此看来，《聚言集》诗歌刊发的种族歧视题材尤其是复仇主题的书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异于主流书写的另类书写，也只有借助华人自己主办的另类杂志才得以成功出版。

三、中国认同

《聚言集》多首诗歌表达了英国华人对家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厚的认同和热爱。不少英国华人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经常用诗歌记录他们纯朴自然而又热血澎湃的拳拳赤子心。比如，一位英国老华侨在回国看到圆明新园后，写下这首诗：

1 原诗是：The crumpled bodies mounted, / It seemed she wouldn’t stop:/ Cold sanity drove her on and on/ Till someone called the cops./ The news reporters all arrived;/ She dropped the gun for them to see./ So this is what it takes, she said, / To get a yellow face on prime-time TV.

2 原诗是：Right there on the spot/ They asked for an interview./ “I didn't want to do this;/ Let me put across some facts.”/ She didn’t get too far though:/ Damn FBI shot her in the back. 《聚言集》在刊载时说明，该诗最初在英国土生华人网站发表。末行使用“FBI”指代警察，可见该诗指涉的是整个西方社会对华人的歧视。

玲珑官馆遍山邱，
潋滟湖光石渡浮。
首善名园昔毁劫，
南天殿阁复盈眸。
方壶胜景仙踪在，
曲院风荷气韵幽。
时值升平兴国运，
当惊奇迹赞弘猷。（罗永安 30）

鸦片战争是英国华人文学一个常见的创作题材，《聚言集》诗歌也不例外，这首七言律诗的创作灵感同样与鸦片战争紧密相连。诗歌抒发了英国华人不忘鸦片战争、不忘外国列强侵毁圆明园这一国耻的强烈情感。同时，也表达了当代英国华人对祖国强大不再受外族欺侮的民族自豪感。相似的诗歌还有诗人另一诗作“过虎门大桥”：

玉龙天半驾江穿，
越海跨山过虎门。
铁索高悬驰道稳，
飞车疾驶轴轮繁。
俯看巨舶疑飘叶，
前眺通途入彩云。
改革频歌新建树，
千船突破利泽民。（30）

诗人同样用七律表达了英国华人看到祖国强盛之后内心难以抑制的欣喜和自豪，而虎门也与鸦片战争历史、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这同样是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民族主义抒情诗。这些诗歌反映了海外华人在国外的命运无时不与祖国的强大或衰败息息相关。祖国的繁荣昌盛，甚至使漂泊异乡的英国华人萌生了“倦鸟归巢”、“叶落归根”的念头，如另一首诗“寄迹英伦春复秋，初登归翼逐云浮。欣瞻故里小康世，恋栈犹思作久留”（叶黄绮云 27），诗人借“寄”字表达了自己在英国只是短暂寄居而非久留，“寄”字也饱含了诗人“寄人篱下”的凄凉无奈。“春复秋”岁月流转，游子终于踏上回国旅途，内心五味杂陈：既有久别家园的感慨、归心似箭的盼望，又有颠沛流离的辛酸、无根漂泊的戚悲。看到家乡故人的小康生活，更是依恋着不想走，不愿再离家去国。这既说明了华人对家国的眷恋，又揭露了移民的艰难。

除了回国时对祖国新貌的自豪和依恋，英国华人在国外也常怀着深厚的

家国情怀，常怀有华人团结起来发扬民族精神、努力拼搏扬我国威的华夏壮志。比如，在看到英国华人自发进行文艺创作并结集出版的作品后，诗人罗永安用七律表达他内心的欣悦，他写道："天涯赤子未忘根，浩气长存民族魂。巧趁暇时挥颖笔，锦思成帙颂昆仑"（27）。诗人身体力行，在国外用中文写作就是"未忘根"的实证，同时诗人认为华人日常的言行举止，以及他们作品字里行间散发出的中华气节便是"民族魂"的最好展示。他在另一首七律中写道：

万里侨居展壮遒，
艰辛创业几春秋。
经纶已遂陶朱愿，
意志还萦赤县酬。
伟论纵横评宇宙，
清商抒发颂神州。
天涯赤子存宏愿，
华胄根基重九邱。（29）

诗中可见，海外华人艰辛创业，即使扎根海外已有所成，心中未曾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相反地，他们依然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追求正直有道的儒商思想，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诗人通晓陶朱典故，更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对华人如何在异国生存、发展也有通透、深刻的认识。从诗中也可看出，文化自信是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而中华文化与哲学思想，也给予了海外华人丰富的生活智慧和精神力量。该诗是英国华侨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它表达了华人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也寄托了华人渴望营建一个励志图强、团结一致弘扬国魂的海外华人共同体的宏愿。采用中国传统律诗的形式进行创作，也彰显了英国华人在异域立足民族文化之根，传承中国文学传统，参与形塑英国华人诗歌艺术的民族性和独特性而做出的努力。

结语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艺术的真谛是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1]，意即艺术反映社会历史现实。《聚言集》诗歌恰是如此。上述三个典型主题，因为诗人身份的特殊而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这些华人诗人来自于英国各阶层，他们并非职业作家：他们或是穷困潦倒的拾荒老人，或是苦尽甘来的成功华商；他们既有颠沛流离的首代移民，又有生长于斯的土生华人。正因诗人身份的特殊，他们笔下的诗歌更贴近英国华人的历史现实，其创作最典型

1 参见 William Shakespeare, et al. *Hamle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2003, 106.

的特征就是真情实感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诗歌作品是各领域、各时代的英国华人面对历史真相，面对自身苦难的内心直白，也是对华人在英国遭受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等问题的切实见证。长期以来，英国华侨华人史料非常匮乏。正因如此，《聚言集》诗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相关领域研究者或决策者准确把握英国华人的真实境遇、身份追寻和文化认同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人身份的平民性决定其创作特征的民歌特质，这些诗歌自有质朴、天然的一面，与其他英国华人诗人如蒋彝、李元佳、金美玲、罗汉娜、王咏思、杨炼等的作品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对比这一类受过良好（精英）教育的成名诗人诗作，《聚言集》诗歌在创作风格、题材选择、艺术手法方面别具特色，更接近民歌传统。因此，除了拓宽英国华人诗歌的作者群身份，以及蕴涵其中的史料价值，《聚言集》诗歌对形塑英国华人诗歌的民族性和民歌性也有深远的意义。另外，除了这三类典型主题，《聚言集》诗歌也涉及女性抗争、情感经验等主题，还有大量童话诗及一定数量的双语先锋诗歌[1]。因此，《聚言集》诗歌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皆充实、形塑了英国华人诗歌传统。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英国华人文学报刊是英国华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所以《聚言集》诗歌对英国华人文学学科构建举足轻重。

总而言之，作者身份、创作语言、流散境遇赋予《聚言集》诗歌独特的文学风格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其创作主题又与华人在英国的流散处境、与中英两国的历史现实息息相关。不管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聚言集》诗歌都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学界广泛关注和充分研究。

Works Cited

Benton, Gregor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陈鸿超、杨祥银："口述史在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实践——以英国华侨华人口述史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3（2022）：21-30。

[Chen Hongchao and Yang Xiangyin. "Oral History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he Case of Research on Chinese in Britain."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3 (2022): 21-30.]

Lai, Him Mark et al.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91.

罗永安："珠海市圆明新园"，《聚言集》9（1998）：30。

[Luo Yong'an. "The New Summer Palace in Zhuhai." *Brushstrokes* 9 (1998): 30.]

1　童话诗主要出自儿童文学作家林奇梅笔下，先锋诗歌代表诗人是李岩，后者是 90 年代至今活跃于英国华人诗歌创作圈的双语诗人，其倡导诗歌形式革命，创作了大量形式新颖、意象清奇的中英文诗歌，其中多首刊发在《聚言集》。这些诗歌主题不一，形式多样，意象新奇，当另文讨论。

——："过虎门大桥"，《聚言集》9（1998）：30。

[—. "Passing through the Humen Bridge." *Brushstrokes* 9 (1998): 30.]

——："欣闻旅英同胞有诗词结集"，《聚言集》8（1997）：27。

[—. "Pleasure at the Poetry Collection by the Chinese in Britain." *Brushstrokes* 8 (1997): 27.]

——："寄赠英伦华人季刊《聚言集》诸君子"，《聚言集》10（1998）：29。

[—. "To the Colleagues of the British Chinese Quarterly *Brushstrokes*." *Brushstrokes* 10 (1998): 29.]

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潘翎：《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中国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

[Pan, Lynn.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8.]

Pang, Ka-Ming. "Curses and Blessings." *Brushstrokes* 24 (2003): 28.

—. "Faces." *Brushstrokes* 24 (2003): 28.

—. "Little Chinky Girl." *Brushstrokes* 25 (2003): 18.

Sartre, Jean-Paul.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1963. 7-31.

Shakespeare, William, et al. *Hamle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2003.

Wang, L. Ling-chi and Henry Yiheng Zhao. *Chinese American Poetry: An Anthology.*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91.

亚兴智："老华侨"，《聚言集》15（2000）：30。

[Ya Xingzhi. "Old Overseas Chinese." *Brushstrokes* 15 (2000): 30.]

叶黄绮云："回乡有感"，《聚言集》8（1997）：27。

[Ye Huangqiyun. "On Returning My Hometown." *Brushstrokes* 8 (1997): 27.]

玉峤："PALACE"，《聚言集》12（1999）：38。

[Yu Qiao. "PALACE." *Brushstrokes* 12 (1999): 38.]

曾耀星："难民"，《聚言集》1（1995）：4。

[Zeng Yaoxing. "Refugees." *Brushstrokes* 1 (1995): 4.]